

Headline	Migration of Asian openbill stork		
MediaTitle	China Press		
Date	08 Jun 2020	Color	Full Color
Section	Nation	Circulation	127,822
Page No	A10	Readership	383,466
Language	Chinese	ArticleSize	2768 cm <sup>2</sup>
Journalist	N/A	AdValue	RM 54,600
Frequency	Daily	PR Value	RM 163,800



去年底，霹靂峇眼色海出现一大群被指是老鹰的鸟类在空中盘旋。与此同时，数以千计的白鹭候鸟，从甘榜葛浪渔村马六甲海峡成群结队在老港天空飞翔而过。

另外，麻坡吉打利亚居民通报，看见2群很大的鸟群，大约成百上千只，突然掠过上空。

民众担心这是不祥之兆，对此，大马自然协会保育专员吴伟柏表示，这是迁飞的季候鸟，由来已久！



今年，吴伟柏心目中的明星鸟——钳嘴鹳，可在稻田看到。

## 振翅迁徙·北漂南遷

【本報吉隆坡訊】「大馬自然协会」主席阿末依斯迈指出，看过霹靂峇眼色海的视频后，认为有关鸟类很可能是钳嘴鹳 (Asian Openbill Stork)。

包括阿末依斯迈在内的专业人士指出，这并非天灾预兆，而是季候鸟迁徙现象！在西伯利亚，迈入冬季，食物稀少，季候鸟就会成群结队南迁至澳洲，在地方上则停留留宿，休息和觅食，等至南部迈入冬季，季候鸟便北迁回繁殖地。

说起来，大马自然协会积极推动大马各种野生动物的保育工作，不过，因为首次发现鸟的会相当多，因此带动了大群的候鸟活动。

根据大马自然协会鸟群的报告，2008年，观鸟组首次在城市中观察到钳嘴鹳。

三不。如今，钳嘴鹳经过大马，被大可能与泰国水灾有关，必须迁往大马栖息。

大马观鸟人士指出，钳嘴鹳的食性在我国用农业的农业产出物。

「大马是丰富物资的国家，每年迎接那么多的季候鸟，而候鸟迁徙现象，说明它们必须需要提升食性对自然科普知识的了解。」

大约自8月起，大马陆续看到群鸟飞来，直至1月，迁徙活动平稳，大致4月，季候鸟陆续飞往下个月目的地。

「季候鸟世代已有，不会攻击人类，且飞行，季候鸟不会把身体弄脏，飞到哪里就停，体和至少减小一半。想一下，8天不的歇地飞行，你就知道这候鸟的耐力有多大了！它们飞到马，累到一停，就动一动不动。」

出现在大马海岸线的季候鸟，潮水涨，鸟群就一个紧一个近海，海水涨，又退回岸上，或飞入树林歇息。碰到老鹰侵略，马上飞走逃命。

# 季節過客 壯觀渡馬



林基博士，林基讲师潘鍾良，潘鍾良在成群结队的鸟群中找到特异的鸟，实在太难。

每一回，用望远镜观鸟，潘鍾良博士都忍不住感叹：“这么小的鸟，竟然每年来回迁徙！”

他第一次跟大马自然协会看鸟，是在2008年。“基本上，鸟类可分为留鸟和季候鸟。留鸟在本土，在本地繁殖、生活、觅食的鸟，称为留鸟。至于每年往返，重复南下北上的鸟群，就称为季候鸟。”

全球观鸟者，都会观鸟和季候鸟，不会特意区分。不过，想看什么鸟，就要去对的栖息地。

他说：“大马栖息地多样性，生物多样性，留鸟也有季候鸟。半岛中间有中央山脉，就有高山的鸟，再下去就是低地森林雨林山岭，沼泽出去有城市，城市过后有海边，海边、沼泽地、雨林、泥滩等，不同类型的栖息地会有不同的鸟类。”

“去了一个地点之后，才知道会看到什么鸟，好像寻宝。鸟的外形，觅食和飞行方式，都和栖息地息息相关……”海岸沼泽，很热、很乾，适合在这里栖息觅食的季候鸟，方便他们寻找及捕食非有毒动物。

在沼泽，人们会看到很多沉色的鸟，但当走入森林，便开始看到一些色彩斑斓的鸟，很多很会鸣叫。

“森林茂密，鸟类要用声音颜色来支配。”

「今年的明星，我说是钳嘴鹳。」大马自然协会的吴伟柏表示，“在媒体宣传下，高报你称为mystery bird，即是充满神秘的鸟，钳嘴鹳不是大鸟，以前能见到一只或两只，或数十只，但今年却报得数千只，不只经过大马，还飞至新加坡，受到当地观鸟者瞩目。」

过去，钳嘴鹳存于泰国，就直接飞去印度或斯里



潘鍾良表示，“內陸的沼泽林，长期被水浸着，富含有机物，酸性比较高，这里有很多特有的鸟、虫、鸟和哺乳类。人们看到任何地，都会说这片地无用，要来开发的话，看不到它生态里的价值。”

潘的鸟群，只在特定的栖息地才找到，开发特有种鸟的栖息地，令它们无法觅食，无法繁殖，加上色彩斑斓，很容易被猎食者发现，生存大受威胁。

现在，鸟的分布跟七十年前有差别，这跟全球化和栖息地变化有关。像钳嘴鹳和高山山岭，本来只飞泰国，后来南下大马，甚至去至新加坡。新加坡没有栖息地，不该飞那里，但都到那里。

「随着全球变暖，更高的温度会导致食物不足，这可能造成候鸟无力飞回它们的繁殖地。」

全球同步 水鳥普查

AWC普查，是在每年11月的第3至第9个星期进行，配合国际水鸟普查，国际水鸟普查，非洲和美洲的水鸟调查，合称为“国际水鸟普查”。

我国的AWC由大马自然协会协调。

吴伟柏说：“水鸟普查是追踪鸟的觅食，数量少的地区，当然可以一只一只算，数量庞大就只能靠一批一批的估计。当然，并非每次可以等候鸟停下来才数，所以飞行的鸟也会去算。飞行的鸟停下来，我们会重新，因为那比较准确。”

今年，我们获得大马半岛野生动物保护及国家公园局 (FERALIFAN) 协助，志工没去的鸟区，他们都有调查，每个州属至少有一两个。潘志豪志帮忙，我们鼓励去年有做到，今年一定要去做，那么才能看出趋势变化。”

潘鍾良表示，“內陸的沼泽林，长期被水浸着，富含有机物，酸性比较高，这里有很多特有的鸟、虫、鸟和哺乳类。人们看到任何地，都会说这片地无用，要来开发的话，看不到它生态里的价值。”

潘的鸟群，只在特定的栖息地才找到，开发特有种鸟的栖息地，令它们无法觅食，无法繁殖，加上色彩斑斓，很容易被猎食者发现，生存大受威胁。

现在，鸟的分布跟七十年前有差别，这跟全球化和栖息地变化有关。像钳嘴鹳和高山山岭，本来只飞泰国，后来南下大马，甚至去至新加坡。新加坡没有栖息地，不该飞那里，但都到那里。

「随着全球变暖，更高的温度会导致食物不足，这可能造成候鸟无力飞回它们的繁殖地。」

潘鍾良表示，“內陸的沼泽林，长期被水浸着，富含有机物，酸性比较高，这里有很多特有的鸟、虫、鸟和哺乳类。人们看到任何地，都会说这片地无用，要来开发的话，看不到它生态里的价值。”

潘的鸟群，只在特定的栖息地才找到，开发特有种鸟的栖息地，令它们无法觅食，无法繁殖，加上色彩斑斓，很容易被猎食者发现，生存大受威胁。

现在，鸟的分布跟七十年前有差别，这跟全球化和栖息地变化有关。像钳嘴鹳和高山山岭，本来只飞泰国，后来南下大马，甚至去至新加坡。新加坡没有栖息地，不该飞那里，但都到那里。

「随着全球变暖，更高的温度会导致食物不足，这可能造成候鸟无力飞回它们的繁殖地。」

每年，候鸟迁徙所经过的路径被称为“迁飞区”。目前全球共有9个主要的迁飞区。其中，逾5000万只候鸟，会渡50个族群，其中包括10个全球濒危物种和1种近危物种。通过高空、澳洲迁飞区 (EANP) 进行迁徙。

EBANP的22个国家 (包括大马) 之间的候鸟合作至关重要，如果有关国家不照顾候鸟，候鸟找不到食物，可能无法迁徙。

1990年代，欧洲科学家观察到候鸟栖息地被破坏，水鸟数量减少，因此开展了国际水鸟普查，记录各水鸟数量、种群分布和迁徙状况。1987年，亚洲展开水鸟普查 (AWC) 工作，大马开始加入计算，将数据呈交给国际候鸟组织，作为“亚洲水鸟普查”的部分资料。



后藤吴伟柏 (左) 向前驱潘德康 (右) 讨教辨识水鸟的经验。

「一般来说，观鸟必备，包括望远镜、鸟导指南书，以及簿子记录观察所得。」

潘德康说，马六甲曾发现观鸟人士邓德康表示，“我先看鸟，之后看鸟。当我们看到更多鸟，就会更加期待下一次观鸟。”

“大马的特鸟不多，包括：马来孔雀雉 (Malayan Pheasant)、马来犀鸟 (Malayan Hornbill)、马来犀鸟 (Malayan Hornbill)、马来犀鸟 (Malayan Hornbill)、马来犀鸟 (Malayan Hornbill)。

「鸟的体形小，却在本事飞行几公里到马来半岛。大马比较友善，候鸟会到沼泽，当地人喜欢抓，或者偷鸟来吃。」

潘鍾良表示，“內陸的沼泽林，长期被水浸着，富含有机物，酸性比较高，这里有很多特有的鸟、虫、鸟和哺乳类。人们看到任何地，都会说这片地无用，要来开发的话，看不到它生态里的价值。”

潘的鸟群，只在特定的栖息地才找到，开发特有种鸟的栖息地，令它们无法觅食，无法繁殖，加上色彩斑斓，很容易被猎食者发现，生存大受威胁。

现在，鸟的分布跟七十年前有差别，这跟全球化和栖息地变化有关。像钳嘴鹳和高山山岭，本来只飞泰国，后来南下大马，甚至去至新加坡。新加坡没有栖息地，不该飞那里，但都到那里。

「随着全球变暖，更高的温度会导致食物不足，这可能造成候鸟无力飞回它们的繁殖地。」

潘鍾良表示，“內陸的沼泽林，长期被水浸着，富含有机物，酸性比较高，这里有很多特有的鸟、虫、鸟和哺乳类。人们看到任何地，都会说这片地无用，要来开发的话，看不到它生态里的价值。”

潘的鸟群，只在特定的栖息地才找到，开发特有种鸟的栖息地，令它们无法觅食，无法繁殖，加上色彩斑斓，很容易被猎食者发现，生存大受威胁。

现在，鸟的分布跟七十年前有差别，这跟全球化和栖息地变化有关。像钳嘴鹳和高山山岭，本来只飞泰国，后来南下大马，甚至去至新加坡。新加坡没有栖息地，不该飞那里，但都到那里。

「随着全球变暖，更高的温度会导致食物不足，这可能造成候鸟无力飞回它们的繁殖地。」

## 河口觀察 初嘗觀鳥樂趣

跟著吳伟柏到河口观察一天，看到几只季候鸟在上空盘旋，然后一飞而逝，连上哈大叔都感叹壮观。

随后，经验丰富的吴伟柏，在观察鸟树上发现美丽的游水鸟，个个小小，体长只有几厘米，拥有夺目的蓝色下体羽毛。

初尝观鸟的乐趣，吴伟柏说，观鸟会问：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？

## 鄧德康：吸引外國人來看鳥

「一般来说，观鸟必备，包括望远镜、鸟导指南书，以及簿子记录观察所得。」

潘德康说，马六甲曾发现观鸟人士邓德康表示，“我先看鸟，之后看鸟。当我们看到更多鸟，就会更加期待下一次观鸟。”

“大马的特鸟不多，包括：马来孔雀雉 (Malayan Pheasant)、马来犀鸟 (Malayan Hornbill)、马来犀鸟 (Malayan Hornbill)、马来犀鸟 (Malayan Hornbill)。

「鸟的体形小，却在本事飞行几公里到马来半岛。大马比较友善，候鸟会到沼泽，当地人喜欢抓，或者偷鸟来吃。」

潘鍾良表示，“內陸的沼泽林，长期被水浸着，富含有机物，酸性比较高，这里有很多特有的鸟、虫、鸟和哺乳类。人们看到任何地，都会说这片地无用，要来开发的话，看不到它生态里的价值。”

潘的鸟群，只在特定的栖息地才找到，开发特有种鸟的栖息地，令它们无法觅食，无法繁殖，加上色彩斑斓，很容易被猎食者发现，生存大受威胁。

现在，鸟的分布跟七十年前有差别，这跟全球化和栖息地变化有关。像钳嘴鹳和高山山岭，本来只飞泰国，后来南下大马，甚至去至新加坡。新加坡没有栖息地，不该飞那里，但都到那里。

「随着全球变暖，更高的温度会导致食物不足，这可能造成候鸟无力飞回它们的繁殖地。」

潘鍾良表示，“內陸的沼泽林，长期被水浸着，富含有机物，酸性比较高，这里有很多特有的鸟、虫、鸟和哺乳类。人们看到任何地，都会说这片地无用，要来开发的话，看不到它生态里的价值。”

潘的鸟群，只在特定的栖息地才找到，开发特有种鸟的栖息地，令它们无法觅食，无法繁殖，加上色彩斑斓，很容易被猎食者发现，生存大受威胁。

现在，鸟的分布跟七十年前有差别，这跟全球化和栖息地变化有关。像钳嘴鹳和高山山岭，本来只飞泰国，后来南下大马，甚至去至新加坡。新加坡没有栖息地，不该飞那里，但都到那里。

「随着全球变暖，更高的温度会导致食物不足，这可能造成候鸟无力飞回它们的繁殖地。」



NWS主导的观鸟活动中，潘鍾良和鸟圈人士不少。